

外篇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郭注莊子

六

□13
3570
6

門口 13
號 3570
卷 6

致

刻意尚行
世峻其意也

莊子南華真經卷六

外篇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

郭象注

分類 了
書號 129(10)
通符



宣妙書院藏

49 2606

此若無之無形而引氣
息如鳥之適中道引
氣令和引休全矣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
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
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
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此數
子者
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
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
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
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所謂
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
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
也。忘而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若厲已以為之。則
不能無極。而眾惡

生。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不為萬物。而萬物自
生者。天地也。不為百
行。而百行自成。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非夫寂寞無為也。則
危其平。而喪其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
為。則雖歷乎險阻之變。常平
夷而平易。則恬惔矣。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
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混然與正
理俱往。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
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故
曰。聖人之生也。天行。任自然其死也。物化。蛻然無
所係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動靜無心。而
付之陰陽也。不為

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無所迫而後動。乃動。不

得已而後起。任理而起。吾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天

自然。知故無。故無天災。災生於違天。無物累。累生於逆物。無人

非。與人同者。無鬼責。同於自得。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汎然無不思慮。付之天理。不豫謀。理至而應。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信。非吾耀也。信矣而不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一無其魂不罷。有欲。虛無恬

惓。乃合天德。乃與天地合。恬惓之德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

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

也。至德常適。故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靜而一者。無

所於忤。虛之至也。其心豁然。確盡。不與物交。淡之

至也。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若雜乎

有所不順。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物皆有當。不可失也。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

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象天德者。無故曰。

純粹而不雜。無非至當。靜一而不變。常在當。淡而

無為。與會俱動。而已矣。動而以天行。若夫逐欲而此養神之

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況敢輕用其神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

天下蟠於地。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

功者任天行且非輕用也化育萬物不可為象。所育無方其名為同

帝。同天帝之不為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

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真也一之精通合于天倫。精者物之

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

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故素也者

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

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情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

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節則雖犬羊之類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

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

求者愈非其道也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

思以求明思之愈遠謂之蔽蒙之民。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

而恬然自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而非為則無害於

字上有知

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夫德和也。道理也。和故無不得德無不容。仁也。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道無不理。義也。無不理者非爲義義明而行焉。若夫義明而不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物親忠也。由忠則物愈疎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彼也。若以此冒彼。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安得不失其性哉。

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任其自然而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維一也。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美無爲之迹故致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斯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濠淳散朴。聖人無心在世之自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

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行者違性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心與

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忘知。識無復任性也。

斯乃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博文

者心質也。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

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

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

道哉。若不貴乃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

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今所以不隱。由其

而興由。無貴也。隱故不自隱。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

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莫知反

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一愈失。斯大謬矣。雖復

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

興哉。祇所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此澹漠則反一

無迹。反在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此

能澹漠則深根寧極而待。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

之時也。極而待其自為耳。斯此存身之道也。未有身存而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任其真知而已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之情也不以知窮德。守其自得而已危然處其所而反其

性已。又何為哉？危然獨正之貌道固不小行。游於坦途德固不

小識。塊然大通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

矣。全其內而足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

去不可止。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故不為軒冕肆志。淡然自若，不覺

寄之。不為窮約趨俗。曠然而得，不覺窮之在身。其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冕與窮約故無憂而已矣。亦無欣歡之喜也。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

外易內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營外虧內，其置倒也。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

辨牛馬。言其廣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

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

田云聞道僅可年友
方今之一處以人莫已若
此不知量之甚者也

之解云此井中之蠅

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眎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跋尚之情。無爲乎。

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以其知分故可與言。

疏云尾閭者海梁之所
也。生於海之東。其廣有
石闊四百里。厚四百里。
百川之下。尾閭同其故
曰尾閭。水以著焉。其
名決然也。

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

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爲至足。是以上下夸跋。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

可謂空不物也
也
草似釋而米其細也

本象也

無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計四海之。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中國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踰。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

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河。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辨也。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物物各有量時無止。死與生皆時行分無常。得與失皆分終始無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無餘也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證。晷今故。晷明也。今故猶古今也。故遙而不悶。遙長也。揅而不跂。揅猶短也。知時無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掩閔。短故為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朱註云故成迹也郭註非也

林希逸云倪瓚也

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明乎坦塗。死生者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

正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

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計人

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有限也其生之時不若未

生之時。生時各有年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由此觀之又何

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大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

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

之定。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

埒大之殷也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無

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

故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

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

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

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

無害而不自多

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不賤門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

非由賤之故

貨財弗爭

各使分定

不多辭讓

適中事焉而已

不借人

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足而

不賤貪汙

理自無欲

殊乎俗

已獨無可無不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

任理而自殊

為在從

衆

從衆之所為

不賤佞諂

自然正直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

戮恥不足以為辱

外事不棲於心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

此三句皆言此語也

指註不待煩瑣

曰云

何言故欲分量以至於不

聞不待已地位者是不期

有分別於無分別中愈至

有分別於無分別中愈至

有分別於無分別中愈至

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同也

聞曰道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是則功

名歸物矣

至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無

已

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河伯曰

若物之外

若物之內

惡至而倪貴賤惡至

而倪大小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各自以足也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者也

以俗觀

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置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

數觀矣。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稱米。無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

用三趣操觀之。持也。

何三趣美也。至幾名。然右有時。不。焉此。古人以明貴賤。大小之。常者也。因云思。應屋棟也。

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

察豪未。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

則萬物莫不當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

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

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

得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

哉。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

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

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

大塞。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

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

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

之所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

在所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

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何云。此言貴賤之門。小大之家。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之道。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塞。自拘執則不夷於道。何少何多。是謂謝施。隨其分故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公當而已。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之所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泛泛然無在。所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奄御羣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

不可相離也

山海經云東海有流波山其上有樹狀如牛蒼色無角足而行聲言如雷名之曰夔

因言變一足為多足是蛇無足皆自能行然有蛇有似蛇則無形而自行而自多足形也推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字字宙無不周知相與也

國言有似有形似也

仕

南華經

卷六

四

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
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躑躅而屈伸
與機會相應反要而語極
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
者有斯變也
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
天人之
道全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
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故
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曰無以人滅天
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
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無以故
滅命
不因其自為而故為
無以得殉名
所得有常
分殉名則
過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真在性
夔憐蛇蛇憐
也
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
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踰

踰一足行之難

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

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

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物
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
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倏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
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
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
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
無動而不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
逍遙也

南華經

卷六

四

疏云：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猶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泰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爲，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道遠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當故寄之求諱。當

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猶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泰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爲，使羣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道遠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當故寄之求諱。當

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

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

安。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

人之勇也。聖人則無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

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道。無幾

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間堂也。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

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

疏云秦陵燕之邯鄲趙之
都霸諸未壯謂之餘子魏
都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
少年產朱蒙步調來
性未習國之徵榜已効
人更失秦之故是以
周平騷地而自西還之

曰云鶴鶴風雛心鍊
 寶竹寶也時好其聲
 如其聲已食也千古都
 未患失之態只以一熱
 寫盡此矣

此段言音者有失之
賤而賤者有賤之貴
輕操不同類各有極也
不與上密上樂幸安危
三句來

林西仲云兩人機鋒絕唱
與操舞才時之瞻事難
得若此

曰云語類其本言當及
此段誠之亦意也

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莊子與惠子遊於豪

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

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

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合其本言而給辭以難也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

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猶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忘歡而後

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今奚為

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

無擇而任其所遇者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

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

林西仲云問起聲響
句法似原于下居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

此三言不貼實事。此三言不貼實事。此三言不貼實事。

此三言不貼實事。此三言不貼實事。此三言不貼實事。

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善則過當。故不周濟。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故當緣督以爲經也。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無懷而恣也。物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俗以鏗鎗

此三言不貼實事。此三言不貼實事。此三言不貼實事。

為樂美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

善為譽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幾存百姓足則吾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

無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

化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芒乎芴乎而無從出

乎皆自出耳未有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有為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皆自故曰天地無為也而

無不為也若有為則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得無為

而樂有不齊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

疏云莊子妻死長子孫季子孫七歲不哭哭者於人理定是無情如之鼓何去也

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

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

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

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

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壽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

觀於冥伯之丘崐嶠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

曰天壤之間已死三稱猶未達

目下神傷也如多難腹紋
以遂移之喻

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
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
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
何惡焉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
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
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
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晚三時然無個得也
陸三機旁擊也

疏本諸
作視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
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
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
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
乎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
人間之勞乎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顏淵東之齊孔子

阿云補衣保七領并銘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

林云：壇與澶同，水中沙澶之地。

曰：云云，此實各隨其情，義經於適於人，亦有利於己。

敢食一鰻，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列子行

